

064

閩北党史参考资料

第八集

(内部文件注意保存)



中共崇安县委党史办公室编印

一九五九年 月 日

說

明

本集內容係老革命同志座談會記錄和訪問記錄。這些材料本辦公室整理和綜合后，均未經口述者審閱。又因年代久了，有些老同志對某些事件記不清楚，特別是時間、地點、人名上不免有些錯誤，請各革命同志閱后，如修改補充意見及時寄給我們，以便更正。

中共崇安縣委黨史辦公室

1959·4·12·

目 录

1. 嵐谷老革命同志座談会記錄.....	1
2. 坑口老革命同志座談会記錄.....	9
3. 訪問林汉旺、馬連生等十一位同志記錄綜合.....	15
4. 东路暴动情况.....	袁老子等口述 21
5. 崇安地区的土改情况.....	彭火孙等口述 25
6. 苏区建設——閩北紅都大安的建設情况.....	彭政蓮等口述 23

嵐谷老革命同志座談會記錄

鄭福生、潘友元、彭火孫、江茹四同志口述

1925年嵐谷的紳士們在街上打鑼鼓遊街，叫口號：“打倒帝國主義”；“打倒貪官污吏”；“打倒土豪劣紳”；“打倒黑暗社會”；“打倒收捐納稅”。但是，他們根本不知道什麼叫做土豪劣紳，只是瞎叫一通。這年冬天，彭教在嵐谷開了一次會，說要打倒納捐納稅，鄉眾很擁護他。本來彭教與彭猴猴之間是有矛盾，這時彭猴猴（捐稅）就拿錢去塞彭教。26年2月間，彭教在嵐谷街後一坵田里召開鄉眾大會，到會的各村鄉眾有兩千多人，彭教站在桌子上對大家說：打捐稅是不能一下子打掉的，要像孩子摘奶一樣慢慢來。并說江西有打敗的水兵會過贛陽關來嵐谷，叫大家組織起來到贛陽關去把守。大家聽了很不滿意，罵他“彭教這惡賊，騙人的”。有的人說“把這老賊胡子拔了去”。（彭教是個紳士，留了兩撇短胡子）大會沒有結果，大家就紛紛散了。

1926年4月，安少亮到嵐谷，通知各村派一個代表來嵐谷參加會議，在嵐谷街尾廟開會，他說：彭教這個惡賊是騙人的，這一次一定要把納捐納稅的打倒。并說：我們要組織民眾。安少亮是鄉下人，家裏也是財主。他約有30多歲，左眼有點毛病，帶一副眼鏡，是個讀書人，吸水煙筒。農民代表都是吸竹煙筒。安少亮說“我也要吸竹煙筒”，并从代表們手裏接過去吸起來。代表們都說這人很好，叫他安先生。會後，各村就組織民眾。八月間，安少亮領導民眾捉住捐稅彭猴猴，在嵐谷街尾廟開大會，安少亮在会上說：是要彭猴猴的命还是要他的錢。大家說要他的命不要他的錢。安少亮說：还是要他的錢好，不要殺他。當時鄉眾對彭猴猴非常痛恨，不知那一個鄉眾朝屋頂打了一鎗，安少亮趕快從窗上下來用身子護着彭猴猴。當時鄉眾都很擁護安少亮，他說不要打殺

众也就没有打了。安少亮擒不得杀彭猴猴，主要是安少亮与彭猴猴是娘舅关系。后来群众都散了，只留下几个代表商量，割了彭猴猴四千五百花边（银元）。这笔钱安少亮拿去造土铁砲。铁砲重的有30多斤，轻的17、8斤，铁砲大的要30多元，小的也要十多元；各村代表得奖10元，也有的得奖12元，群众有的奖1、2元很高兴，这样，群众就更拥护安少亮了。为什么？因为那时农民生活非常的苦，一个最好的劳动力，一年只能赚到20多元钱，农民穿的衣服补上加补，找不到一块原布。给地主做长工，再苦也要做完一年，如果受不得苦，半年出来就找不到工作做。农民最痛恨的是捐税。那时主要是酒捐和猪捐。酒捐一年交一次，没有酿酒的人也要纳酒捐。酒捐是层层包的，层层贪污。比如县里要一作酒的酒捐到下面来就增加到几十作或几百作酒的捐，农民负担越来越重，酒捐由原来的一角二增加到后来的一元二角。贫苦农民过年酿上三五升米酒浸豆腐乳，也要交一元二角的酒捐。酒捐限期没有交。捐税就带着衙门差仔来搜，搜出酒来要罚十倍，酒还要拿去。如果拿不出罚款，逼过年肉、锅什么的都要被拿了去。差子始上门要纳出差费。猪捐，一头猪最大的也只能卖十多元，但捐税就要交好几元。猪是屠户包去杀，屠户买去是用加一挑（即100斤要被挑去110斤），另外还要另加五斤刀手费。猪捐也是屠户包去的。农民种地主的田，是四六分或三七分，即种十担谷子，地主要拿租六担或七担，农民只能得四担或三担，最坏的田也要对半分。如果遇到灾年，地主就不到田里去分，要按头年产量交租。交不起租，欠租要加二利，或是用房子、牛、猪等作抵押。

安少亮收了彭猴猴的款，就把彭猴猴放了。从这以后，嵐谷的紳士就经常请安少亮吃酒。安少亮这时官俸起来，来往开会要坐轎子。到10月間彭猴猴朋友哨屯的袁全保（紳士）到城里請了20多名兵——差仔始（又叫“粮仔”）来嵐谷清乡，这些“粮仔”穿着馬褂，带上馬刀

没有枪，背上一个圆圈写了个“兵”字。“粮仔”来到嵐谷，安少亮怕起来，从各村调了民众去际下守口，守了两三天，“粮仔”没有去际下，从界口回城里去了。各村民众到安少亮家里，有饭有肉吃，还可得一、二元钱，很高兴，大家都想去找他。这样，人就越来越多，民众扩大了。

1927年8月间，陈耿打五夫，安少亮带领民众打仗后。在打的时候，安少亮吓得发抖，走路都要人扶，他对民众说：“你们好好打，这次回去我一定好好奖励你们。”打仗后回来接着了又捉了土豪彭顺兴，罚款七千五百元，可是安少亮把缴来的东西放在自己家里，也不买武器，群众没有得到利益，从此群众就不大拥护他了。同年11月安逃到江西河口，嵐谷紳士們就和河口紳士（嵐谷逃去的）联系，說安少亮已逃往江西，因此安少亮逃到河口浮桥上就被捉住杀了。

1928年1月19日卢兴邦的兵来嵐谷抓各村民众代表，并說捉住一个代表有一百元奖。各村代表就到处走散了，有的躲到齐白山头，有的躲到井横坑。5月间当地反动派知道了就去报告，罗麻連（卢兴邦部队）开到齐白山头，包围了齐白，抓了四个人关在嵐谷衙尾。地主們說：“这些人都是土匪，枪毙了去”但是没有被枪毙了，因为当时嵐谷地主买了十条枪，没有通过罗麻，罗麻和地主之間发生了矛盾，罗麻把抓来的人放了，說：“他們没有枪，不是土匪，是老百姓，你们买枪不报告，才是真正的土匪”1928年6月间陈耿派左美华、占瑞才、左烏将来齐白山头领导，这时只有一支土枪，一門土大炮。没有武器，就砍下松树来做松筒炮——即把松树挖空，装上土硝，并按上药。这是左烏教教的。到7月间已有20多人，捉了两个土豪，一个是姓黄的，一个是姓林的。这时罗麻連开了三百多人来包围我們，我們就把松树炮按在路口，打死敌人二名，其中书记一人，打伤二名。敌人进不去，就由后

路进攻齐白，房子全被烧了，我們20多人就开往黄龙岩，住了半个多月，还是民众没有什么組織，生活很困难，去参加民众的要自己带被子。到9月間人逐渐多起来，已有50多人。10月13日陈耿来到黄龙岩，开始編連，齐白編为第一連，分三个排：一排駐黄龙岩，二排駐白叶排，三排駐八度水。鑄錢岩为第二連。坑口第三連。长間第四連。浆溪第五連。仙店第六連。上枚的厅下第七連。白水的守阳第八連。井橫坑第九連。另外还有个特务連，由团长自己帶領。編为三个营，一营长郑小肝，二营长吳永明，三营长朱以生，团长陈耿。10月第一連派張茹到上饒黄坑桥买了一枝毛錫枪，花了100多元。

1929年1月23日一連与二連配合，攻打嵐谷陈家祠堂，繳了两支枪，接着二、三連配合去打大潭。那时我們沒有枪，只有刀和自己造的錫炸彈，去打祠堂时每人身上綑一床湿被子，认为这样子彈就打不入了，以后把繳来的那两支枪，試打了一个子彈在湿被子上，湿被子給打了一个大洞，这才知道湿被子是不能挡子彈的。从这时起才沒有用湿被套身打战了。二月間罗麻的兵开往崇安，我們第一連在楊枚桥打埋伏繳了罗麻九支枪，枪剛繳来，还不会用。从这以后过了好几个月沒有打仗，只是撤土豪搞經濟。5月間陈耿指示各連下山，一、二連和民众等共2000多人开到嵐谷，住在彭家祠堂，每人手臂上都有一个紅臂章写着“工农”两字，在嵐谷住了两个多月，向地主們派飯，地主們点头点脑地欢迎我們，說：“新主下山了！新主下山了！”这时成立了乡村苏，选举村、乡苏主席和代表，还到大潭等地去撤土豪。7月間朱連（卢兴邦部队）来了三百多条火，在嵐谷团山打了一仗，我們牺牲了11人，退到岭阳来龙崗，10月間朱連开去包围来龙崗，我們埋伏在獅子山，打了一战，敌我双方都沒有胜敗，敌人就退到嵐谷，朱連写了一封信給我們，叫我們下山，我們派了三个代表即潘长孙、蕭化食、張茹到

嵐谷來談判，他們三個人來嵐谷之前對大家說：“我們今天下去，如果明天沒有回來，你們就殺下來。”他們到嵐谷敵人就請他們的酒，敵人說：“我們結合吧？”我們答說：“要打就打，不結合，我們主要是打捐打稅。”敵人問：“你們有多少人，多少槍？”我們答：“有千把人，每個人都有槍。”12月間嵐谷紳士殺了兩頭豬貼上紅紙送給我們，並給我們一封信，說：你們很辛苦，沒有什麼東西吃，送兩頭豬給你們吃。並說：“你們是無頭無腦的（指沒有人領導），不會出頭的，下來安居樂業。”7月底蕭水祥參謀長到古田去請造槍工人，到30年2月間就請來了造槍師傅，我們都叫他吳老師。

1930年2月間有14個造槍工人，造槍廠搬到小溪坪，就在這裏造槍，造槍廠有一個排專門看守，到6月間就造了80多支槍，這個廠共造了160多支槍，6月間我們的隊伍又進駐嵐谷，並成立區蘇，成立了嵐谷區、大潭區、梨口區、吳屯區，上級是縣蘇，縣蘇主席左美華，縣委書記徐福元。

1930年5月13日楊良生從北門花橋打進城里，住了一夜。

1930年6月間在坑口成立了閩北蘇維埃，主席鄭琦，分區委周柵、蕭紹、童旭成、楊良生，成立了浦西區、古樓區。

30年7月間開始第一次分田。沒有劃成份，田分成四種，特等田、^等上、中、下等田。16歲以上的人分大担谷田，是分谷尾。

1931年3月初十，紅十軍打赤石，陳耿的55團打星村。五月間在吳屯橋下陳耿召開羣眾大會，公審反动派。六月間開始第二次分田，在分田以前區里召開各鄉黨員會議，內容主要是分田原則（政策方針）：劃成份。富農是收租的，自己沒有種田的，有谷子出賣的；自種自收够吃的為中農；沒有田的或只有一、二工牛（三、四畝田）的為貧農；僱

农是帮人做长工的；工人是做手艺的，如木匠、铁匠、做竹筏的、做泥水的、捞纸的（做纸的一种操作）等等。苦力工人是半工半农的，如挑石灰等。分田前各村先开贫农团会议，发动划分成份。统计田亩，统计办法是自报登记，然后按人口计算来分。分田是富农分下等田，中农分中等和下等田（有多多的拿出来，不够的分下等田进去），贫农分上等田和中等田，雇农、工人、参加红军的分上等田（我们这里没有特等田）。要留一部分公田（留上等田）作为红军田，大人分七担谷田（照田么折），小孩分三担半。分田没有开什么斗争会，富农是坏的就捉来罚款，有的先罚了款再把他杀掉。

土地税、贫农、雇农、工人是十担谷子交一担；富农是十担谷子交两担；参加红军和脱产干部的免交土地税。七月间开始烧田契，规定15天内把田契、帐簿等交出来烧，过15天就要搜，不肯交的拿来吊打甚至杀掉他。不管什么人的田契都要向贫农团登记，再由贫农团收集送去区苏审查统一烧毁。1929年前的一切债务都不还，29年后的债务不拿利息。

1931年7月间杨德有、左美华、占瑞才、占礼降、彭良元等反了，并到小溪坪杀了丁德天厂长，把兵工厂里造好的枪全部拿去。左美华叛变的原因：左美华、占瑞才的弟弟及杨德有的儿子，自私自利，把打土豪得来的款私吞了，不交公，陈耿知道了，批评左美华说：“你们都是领导干部，自己的人也这样做，以后怎么领导革命？”陈耿把左美华弟弟等贪污分子杀掉，因而左美华不满陈耿，就反了。他们反后，马上同国民党兵配合打到黎口。潘长孙、萧永养、萧化食领导红军在黎口抵抗左美华等人的进攻，我们牺牲十多人。第二天陈耿从上枚来到嵐谷村对大家说：“你们能站得住的就在这里，愿意跟我走的就跟我走，我要到赣东北去。”陈耿走后嵐谷就反白了，但乡下没有反白。7月底萧永养带了几十个人去打高周、左诗赞从江西方志敏那里回来，知道左美

华反了，就騎馬赶到高周开了个会，說：“沒打（指打高周）就不要打。”并起队伍帶回岭阳編成57团，团长左詩贊、付团长潘长孙。11月間陈耿和周团长帶一百多人到嵐谷，写信給左詩贊說：“55团和57团合起来一起去打崇安城”。左詩贊駐在齐白岭阳的队伍都开到山紉，陈耿也到山紉，左的队伍在山紉集合后，枪全被陈耿繳了，并把左詩贊和潘长孙扣留起来，送到坑口去，其他的人都被解散了，12月左詩贊、潘长孙杀在坑口。左詩贊被杀的原因：第一，左所編57团的队伍是陈耿55团的一部分，左編57团未通过陈耿，因此陈耿說他想造反；第二，陈耿叫左詩贊把小溪坪兵工厂搬到上枚那边去，左不同意，因此陈耿說左不服从领导。

1932年1月閩北分区委派蕭紹到广丰成立县苏，并建立四个区苏，編了广丰独立三团，团长吳光辉，这时崇安、广丰、鉛山都是公开的苏区。四月間閩北机关从坑口迁往張山头（大安附近）。

八月間方志敏帶領四个团即81、82、83、84团，閩北独立团、广丰独立三团及民众配合打浦城，由閩北独立团和广丰独立三团打冲锋，于8月19日包圍浦城县城，晚上四門都开了一下火就未打了。到鸡叫时分我們在北西門攻了一砲，城楼燒了起来，营长的小鬼叫起来說：打过去了，我們早上有猪肉吃。20日早上方志敏开了个团、营长干部會議說：我們这次来沒有福气，打不进去。各团长說：我們一定打得进去，发动群众砍竹做楼梯爬城墙。20日黄昏，营长、团长带头爬上了城墙攻进城里，城里敌人一个营全部繳枪，繳来枪300多枝，机枪二架，印刷机（石版的）一架，无綫电一架，金銀財宝无数。在城里住了三天，接到閩北去信說江西敌人三个师来进攻閩北，已开到紫溪、車盘。方志敏立即回师，26日到分水关，在車盘和敌人打了一仗，经过二天二夜激战，方志敏就回到干东北去了。閩北独立团打下浦城后回

到崇安。

九月县苏从黄墩迁到城里住在横街头，十月間閩北机关从張山头迁到城里大岭头。分区委黃道，苏維埃主席祝維恒，政治保卫局楊良生。此时，炸葯厂、兵工厂（改修械处）、花边厂（銀洋厂），无綫电、印刷厂、被服厂等都迁到崇安城里。这时区、乡、村各級苏維埃都公开掛起牌子来了。

1933年5月听說福州有水兵要上来。10月左右閩北机关迁往大安，县苏迁往黃墩，崇安城里只留下一个城市区，这时城里变成灰色区，敌人白天常来（主要是大刀会、民团），我們晚上也活动。

1934年2月听說張旅（敌人45旅）已到浦城，7月張旅从18村开到崇安城里，我們沒有同他打，9月开始进攻四渡桥，我們有两个砲台，各一連人看守，我們一直坚持到35年1月，敌人天天来攻打，攻不下，蔣介石下命令“你們45旅攻不下砲台就不要回来”，以后敌人没办法，到福州一带借来一架鋼砲，打了两砲四渡桥砲台就被打一个缺，第三砲我們牺牲了二、三个人，砲台頂也燒了。35年1月初1、2我們就退到大安，初5敌人攻打县苏，初9嵐谷全白。2月敌人打进大安，这时我們开始上山，轉入游击战斗，建立了游击司令部。

中共崇安县委党史办公室

55年12月20日

余财林、吴坤元、吴胜宝、吴海有、孟道綢口述

1927年冬天（大約11月間）徐星俊、陈耿等在崇安起农民协会，坑口土豪郑弼常也去参加，回来說“起党治国，妇女自由”。

1928年7月間，郑弼常等他們就开始造了兩門大砲叫做“九則边”，錢是他們自己出的，7、8月間北路已起民众，到冬天很兴盛，11月底，童子降（紳士）、郑培明（土豪）、郑弼常（土豪）坐了三輛轎子到嵐谷际下安少亮那里去接头（郑弼常等三人和安少亮是同学关系）。他們去接头的目的是想自己抓权当头子，不会吃亏。当时嵐谷拔貢牌匾都被民众拿去当茅所（廁所）板，知道民众势力很大，民众把土豪抓来吊打，罰經濟，就知道組織民众对自己是不利的，自己是土豪，以后也要被抓的。8月間吳永明（貧农）宿潭塘人，到安少亮那里接头，回来秘密組織民众，他当队长，受安少亮领导，抓土豪，罰了一千元款，所罰的款送給安少亮。坑口土豪郑合林（郑弼常之父）看到民众势力很大就到城里去請綠卒（卢兴邦部队）来镇压民众。

1929年1月20日，敌兵开到坑口，吳永明帶領民众在坑口碼頭与綠卒打了一仗，民众牺牲了6、7人，打死敌人1名，民众失败了，吳永明逃到黃龙岩去了，敌兵駐在坑口到8月才退回崇安城，敌人退后，民众組織又恢复起来，吳育文（王子袋人富农）到吳永明那里去接头，回来在坑口后坑起民众队，編为第二队，队长吳永明，黃龙岩是第一队，队长×××，第三队是在小南吳三地，队长李銀起。12月間坑口各村选代表。

30年1月第二队民众到北路嵐头龙虎交牙砍枪（繳枪），繳了敌人兩支枪，这是敌人一个班开往城里的。3、4月間又到石塘繳了三支枪，拿了一个土豪，罰了六百元款（銀元）。5、6月間敌人一个排反

过来，带来19个人，18条枪。5月間各村开代表会，成立了区苏、乡苏、村苏。接着就成立了各种群众組織，如儿童团、少先队、赤卫队、反帝大同盟、妇女会、贫农团等等。8月間开始編連，崇安編成一个团，由李克敏、李善愚帶領，調往干东北去了。这边就再組織赤卫連，总領導人是徐福元，拿土豪，搞經濟，造武器，10月赤卫連及坑口民众去打江西鉛山的大坑，我們沒有枪，敌人有枪，我們輕伤了6、7个人，沒有打进大坑，遭到失敗都退回坑口。这时候，民众心里已有点怕，又听說江西敌人要来进攻，民众輪流到温林关去守口，那里天气很冷，风很大。12月間干东北独立团由鄧璣和謝团长帶領来崇安，一直开到下教一带打游击。

1931年2月間，江西敌人一个团来进攻崇安，燒掉車盆坑等村的房屋。长間駐了卢兴邦兵一个連。当时形势很緊張，徐福元、鄧璣、楊良生等人躲在大王紉山上，他們派人化装打铁匠、卖茶的送信給方志敏，要求派紅軍来支援。紅十軍于3月13日进温林关打到长間，打了三天三夜，消灭敌人一个連，杀了几十个反动派。15日打到康前，消灭敌人一个营（从大安开来支援长間敌人的）。16日早晨打到赤石，打了一天一夜，攻下赤石，得到許多花边（銀元），繳到很多枪。我們輕伤了一位參謀长，埋在坑口，解放后起去江西了。此次沒有攻进崇安城。攻下赤石后即回軍坑口，休息了两天，开了一个群众大会，追悼參謀长。隨即从寮竹关經广丰回干东北去了。方志敏留下一个特务营，还有負伤的，生病的，一起合起来人很多，力量就大起来了。4月間肖紹、鄧璣帶人去打大潭、嵐谷，打死了敌人一个民团长。4月30日（阳历6月14日）独立团由黃立貴、楊良生帶領攻打崇安，用竹樓梯爬城牆，攻进崇安城并通知四路民众去挖城牆，杀了伪县长占树政（五夫人）。打开县城，召开了群众大会，进行宣傳，扩大紅軍，抓了很多土豪和妇女。8月間省防軍从北路开到坑口，坑口房子全被敌人燒了，閩北机关

此时迁往洪溪，住了一个多月，又迁往大安。此时崇安已是一个空城。

1932年8月方志敏第二次进閩，8月15日打赤石，独立团同时打星村和公館，三个地方同时攻下，8月20日紅十軍攻克浦城，住了三天即回崇安，經分水关回干东北，在草鞋岭与敌人打了一仗，打了三天三夜，突破了敌人的进攻。

打浦城回来，肅反工作开始。

1932年崇安全县已解放，一切很平靜。冬天閩北机关迁往城里。

1933年冬天閩北机关迁回大安，县委迁回黄墩。10月張族（~~差~~基）从浦城向崇安进攻。張族进攻到城里，我們在四渡桥开始築碉堡。

1934年4、5月間四渡桥碉堡第一次失守，我們开始築五渡桥砲台。十月敌人自己退回城里，我們重新佔領四渡砲台。敌人攻打我們的两个砲台，花費了半年多的時間，伤亡了五、六百人之多，最后还是到南平下面去借来一門鋼炮，我們才主动撤退了，而我們只用了一个排的兵力，却坚守了将近一年，杀伤了大量敌人。牵制住敌人一个旅。我們在砲台四周釘了許多竹釘子，埋了很多錫炸彈地雷。

1935年1月大安失守，閩北机关轉移到山上打游击。

× × × ×

———土改問題———

头次革命分田，是先开党員会，然后再开貧农团会，把成分划好登記好田亩。划成分是：

貧农：自己很少或沒有土地和竹林的；

赤貧农：一点东西都沒有的；

僱农：自己沒有一点东西，專門幫人做长工的；

工人：做手艺的，如木匠、竹篾匠、铁匠等；

中农：能自給自足，分田时不要分进去也沒有的拿出来的；

富农：土地和山林都有出租的；

土豪：僱長工，收租吃飯的；

劣紳：筆墨好，自己沒有什麼東西，專門幫助土豪策劃如何剝削貧民的。

土地分为上中下三等，貧农、工人上中下三種田都分，中农自己用自己的，当紅軍的分上等地，土豪不分田，富农分坏田。富农不要守口、送信、配合紅軍作战，当紅軍等，但要多做优待紅軍家屬的工作。分田以村为单位来分的。妇女、小孩和老人分另勞力的一半。分田很快，一个村子的田至多十天半个月就分好，对土豪沒有斗争，但要搞經濟，不拿出来就抓来吊打。第一次分田是1930年，以村为单位；第二次分田是1932年2月，以乡为单位，30年的冬天开始燒契據借字，所有的契和借字都集中在乡苏統一燒。置業簿未燒。富农的田如果种得好，到快收割时，貧农可以用坏田去和他对換。

土地稅是10%，紅軍田也要交土地稅。

x x x x

———各种群众組織及其任务———

兒童团：7——15岁兒童参加，負責送信，查路条，禁鴉片烟等工作；兒童团还会破迷信，打菩薩，拆祖先牌。兒童团也要参加軍事操練。

少先隊：16——24岁青少年参加，負責守口，夜間送信，配合紅軍作战，当紅軍的，少先隊是紅軍的后备軍。要参加軍事訓練，是軍事性組織。

赤卫隊：25——45岁壯年参加，赤卫隊又叫做赤卫軍，身体好的配合紅軍作战，叫做赤卫軍；在家里的叫做赤卫隊，負責优待紅軍家屬、守口等工作，也要参加軍事訓練，不过比少先隊操練的少些。

妇女会：負責慰勞紅軍，查路条、洗衣裳、做草鞋、宣傳鼓動青年参加紅軍，欢迎和欢送紅軍等工作。——当时紅軍每到一乡一村都要組

被群众欢迎，走时要欢送。

贫农团：凡是贫农都可以参加贫农团，分田先要经过贫农团讨论过。参加贫农团要吃鸡血酒，发誓“如有回心反意，就弹子穿心”。

一般群众组织都是由青年团去领导，党是总的领导，它什么都管就和现在一样。

× × × ×

——革命前后经济、生活状况——

革命前，苦的要出屎，富的富到头。那时农民十家有九家没有田种，没有竹山做的，全靠租佃土豪的田和竹山来耕种。交租四六分或三七分，即如一百斤谷子土豪要拿去六十或七十斤，农民只有四十或三十斤，竹山一般是对半分，租要每年交清，否则田和山就抽回去不给你种。那时人多土地少，抽回去了，就没有土地种，生活就更没办法了。欠租要算利，租利再交不起，就得用土地或房屋牲畜去抵押。革命前的苛捐杂税很多，最主要的酒捐和猪捐，酿一作酒，不管你是一斗米或三、五升米都要交税，不报税，捉出来罚双倍；猪捐，一头猪是一元二角，不报也是罚双倍。酒捐猪捐都是劣绅们包来的，劣绅捐棍们层层包捐层层贪污。群众最反对的是苛捐杂税。卖青冬（青苗）给灾民的损失最重。贫苦农民到了青黄不接时，借不到粮食吃，只好卖青冬（即卖青苗）度荒，把种下去快要收成的禾苗估价卖与别人，本应在收成时能收十担谷子的田只当五担或三、二担卖与人家。

开始起民众时口号很多，通常喊的如：打倒土豪劣绅，打倒封建势力，打倒蒋介石卖国贼，武装保护苏维埃，反对苛捐杂税，打倒帝国主义等等。

革命后的生活，开始起民众那两年，生活最好，到处打土豪杀土豪的猪肉吃，猪肉有的是，晚上开会吃点心。以后米、猪肉也很充裕，粮食多好养猪。那几年天晴也好，田随便弄弄就有的吃的，谷子很多，米很

粮食，一元2、3斗，猪肉一元4、5斤，杀一头猪只要五角钱税，轻的很。最困难的是食盐和布匹，食盐一元只能买到12两，还很难买到。

文化上，每乡有小学，妇女有夜校。

× × × ×

——坑口乡的几个数字——

坑口乡，在革命前有人口约4,000人左右，自然村有50个，到解放（1949）只有人口500人左右（现有人口900人以上），只有11个自然村有人居住，人口差不多损失了十分之九，自然村毁灭近十分之八。全乡房屋90%以上被敌人烧毁，而且，有的房子还不止烧毁一次，是一烧再烧的，原有纸槽（白纸和毛纸）93张，造纸工人（包括工人家属）有一千多人，到解放时已全无（到1957年在政府协助下恢复了白纸槽4张）。原有耕地7,700余亩，现在只有耕种了三千四百多亩，还荒蕪了近一半。原有竹林五万余担（竹丝，两年一收成），到解放时全无，58年做了三千担左右。

老区被人摧残之利害，从上面几个简单数字，可见一斑。